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月色入淺秋

張丹

入秋之後，白日的暑氣依舊遲遲不肯散盡，唯有夜色降臨，涼意才順著院牆漫過來。

我搬一把舊竹椅，坐在小院的桂花樹下。天是慢慢暗下去的，黛青色的天幕一點點鋪展開，一輪圓月，隔著薄薄的雲，緩緩升上簷角。月色如水，靜靜淌落，漫過院牆，漫過階前的青苔，便這般月色入淺秋。

桂樹還未大肆盛放，枝桠間藏著星星點點米黃的花苞，淡淡的香，若有若無，混在月光裡。

這院子原是外婆住的。去年秋深，外婆走後，屋子便空了大半。我每到初秋，總要來這裡小住幾日，找尋外婆留下的回憶，享受淺秋淡淡的詩意，讓勞頓的心靈得以舒展。外婆留下的老器物都還在，木窗，老藤椅，牆根擺著幾盆菊，葉片肥厚，尚在蓄著花苞，要等些日子才肯開。

摸著這些老器物，仿佛看到外婆悠然的坐在藤椅上，輕輕的搖著蒲扇，哼著她最愛的陳年小調，然後悄然進入夢鄉。頑皮的我還在院子裡跑來跑去，不知疲倦的去捉月亮，時不時還撩撥一下熟睡的外婆，輕輕吹一下她耳邊的頭髮。外婆眯著眼睛，慈祥的笑靨如流淌的星河。

夜風吹過樹葉，沙沙輕響。月光篩過枝葉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駁晃動的碎影。我端起手邊一盞溫好的菊花茶，杯沿凝著薄薄一層涼意。

從前的淺秋月夜，外婆總坐在院子裡，給我講著月亮裡的故事。

曬場秋事

金眾楷

城郊廢棄的老曬場，如今少有人踏足，唯有每到秋收，附近農戶仍會把新收的玉米運到這裡攤曬。

平整的泥土地被歲月碾得緊實，牆角立著半截朽壞的木架，從前是專門懸掛玉米的地方，一到秋收，整片場院都浸著谷物清潤的香氣。

守著這片曬場的是一位中年農人，大家只喚他老陳。他不承包田地，只幫周邊鄰裡打理秋收晾曬，每日天未亮便到場院清掃，等農戶一車車拉來帶著晨露的玉米。剛掰下的玉米裹著青綠苞葉，穗頭暗紅，堆在場中央，像隆起一座座淺金色小山。

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温陵氏 宓月 期

空山不語，風釋平生（外二章）

侯進，筆名風滿子，土家族，貴州省沿河人，貴州省詩詞楹聯學會會員，2026年在首屆錢鐘書文學獎全國文學作品大賽中榮獲哲理詩組一等獎,2025年在紀念民族英雄林則徐誕辰240周年全國征詩活動中獲二等獎，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征文活動詩歌韻文類三等獎。作品《英靈頌》在保定市作家協會202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征文活動中被評為文學創作精品。

作品見於《星星·詩歌理論》《海燕》《遼河》《歲月》《蜜蜂雜誌》《勞動時報》《湘江早報》《貴州作家》等刊，有作品入選《2025貴州年度詩歌精選》。系青年詩人函授班第24期學員。

品入選《2025貴州年度詩歌精選》。系青年詩人函授班第24期學員。

谷底的風，從朦朧中慢悠悠地醒來。帶著晨霧未干的潮氣，混著青草與枯葉發酵的淡香，一層層漫上來，拂過蜿蜒的山道。山裡的風從不急，只是輕輕穿過林間，落在腳下的石板路上。

石板被歲月磨得溫潤，縫隙裡生著深淺不一的青苔。那些平整光滑的紋路，都是往來行人一步一步踩出來的。祖輩進山砍柴，鄉人上山勞作，無數細碎的步履疊在一起，便成了山路經年被踏過的痕跡。群山始終靜

默著，不說話，也不評判。人間的聚散、起落、得失，都被它輕輕收納，藏進連綿起伏的林蔭深處。

我慢慢走在山徑上，聽山野細碎的聲響。

有風穿枝葉的簌簌輕響，有雀鳥忽起忽落的低鳴，也有枯葉脫離枝桠、輕輕落地的微聲。偶爾聽見遠處溪水叮咚，清清淡淡，混在風裡。走著走著，忽然就懂了，人的心裡那些放不下、說不出的郁結，其實不必逢人傾訴。

山能接住所有情緒，風會帶走所有心事。

行至山道轉角駐足。抬眼望去，流雲散漫，一點點漫過青黛色的山脊。山野寂靜，萬物從容。草木自在生長，雲朵自在漂泊，塵世奔波的人，也總會在自己的步履裡，慢慢尋得安穩的歸途。

一寸田壟，一寸溫良

田壟是大地最朴素的模樣，一頁一頁地寫滿鄉土尋常。

春時破土，夏時蔥蘢，秋時飽滿，冬時沉寂。

四季輪轉，從不急促。莊稼迎著朝露抽芽，順著晚風舒展，扎根在踏實的泥土裡，吸納天光雲影，生長出歲歲年年的煙火。泥土裡藏著農人最深的勤懇，藏著一代代鄉人朝出晚歸的光陰。

山裡的日子簡單又厚重。

天微亮便下地，暮色沉落才歸家。一代代人俯身土地，與草木為伴，與風雨為伴。鋤頭起落間，耕耘的不只是田地，也是平淡溫熱的生活。田埂邊留著鋤頭磕碰的淺痕，路邊長著歲歲生長的野草，尋常煙火，就在這日復一日的勞作裡，慢慢沉淀出踏實的溫度。

山野多風雨，天有寒暑無常。

孤獨是美麗的

張彥英

周末，聽一位心理諮詢師講公益課，她說：「人都有雙重性格，在講台上大家看到的我侃侃而談，很活躍，很外向，但在家裡呢，我很安靜，不怎麼說話，可以一整天不出門，和自己很好地相處，我一點兒也不怕孤獨。」

一點兒也不怕孤獨。這是自信嗎？我覺得不完全是，應該是自信、自愛、自洽、自在和自由的綜合。一個人，可以很好地吃飯，睡覺，讀書，發呆，打掃整理，伺候花草，品品茶，焚焚香，把一天安排得順心如意，既不依賴別人，又不苛求自己，實在是一種熱愛生活的態度和疼愛自己的表現。

不熱愛生活，自然找不到可做的事情，無事則生非，焦慮，急躁，不安，便是非分之物，它們將構成強大的精神內耗，將一個人掏空並徹底打敗。而不懂得疼惜自己，更是一件糟糕的事，為別人活著，為他人所累，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，被動又缺乏愉悅感，如同植物長期處於干旱之中，豈不是一步步走向滅亡？

王維不孤獨，隱居輞川，他意興清幽、心靈澄淨，可以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」，生活何其悠哉？精神又是何其富足？李清照是孤獨的，她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」，苦苦的相思情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」，直教人感到無奈與淒冷；李白不孤獨，他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以月為友，對酒當歌，及時行樂，羨煞眾人。柳宗元是孤獨的，他在絕了鳥跡、滅了人蹤的深山江邊，讓我們看到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的極限寂寥，後背一陣陣發冷發涼。

不可否認，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在孤獨中度過的，哪怕身陷於熱鬧的人群，你也是孤獨的一個。有人害怕孤獨，有人享受孤獨，有人千方百計地拒絕孤獨，有人想盡辦法創造孤獨。孤獨就像一個球，放在房間裡，有點多余，有點搖擺不定，但是又必不可少。

「孤獨是美麗的，置身於孤單之中，你會把全身心放松，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清新與寧靜，如果在此刻放上一曲輕輕的音樂，捧著一杯淡淡的咖啡，就像整個世界都沉睡了。」這樣的孤獨是我們需要的孤獨，這樣的孤獨是一瓶花，是一本書，是藍藍的天上飄著幾朵雲……「我們可以在想象中翱翔，跳出塵世的渣滓，與古人游。」梁實秋說孤獨是一種清福，那是因為在小小的書齋裡，他望見屋外的紫丁香樹，聽見枯葉的聲響，意識到了自己的存在。

哦，如果孤獨是一幅畫，那麼我們既是執筆人，又是畫中人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